

白話編 中國奇情小說

周景雯 編著



周景雯 編著

白話
重篇

中國奇情小說

大展出版社

目 錄

大騙局	五
神奇相術	一五
虎穴救美	二六
海 妻	三九
勾魂術	五六
鬼 妻	七一
借屍還魂	九一
美人劫	一〇六
因果關係	一二〇
巧姻緣	一二六
洪福齊天	一四六
成仙得道	一五一
還 俗	一六六
井中仙人	一八三
船家女	一九八
繡衣公告狀	二〇六

富貴公子乞丐命.....	二一九
相命先生的話.....	二四七
壯士降盜.....	二五二

大騙局

明朝萬曆十六年間，浙江杭州府發生一件離奇案件。

杭州府北門外，有一個居民，姓扈。

扈老頭已經六十歲，妻子最近剛剛去世，膝下有二個兒子，二個媳婦。

二個媳婦頗具姿色，且知孝道，侍奉公公，無微不至。

這天。

扈老頭和二個兒子出外工作，留下媳婦看家。

天氣十分惡劣，大雨傾盆而下，家家戶戶關緊門扉，路上幾乎看不到半個人影。

中午時候，不知從那兒傳來一陣陣淒慘的低泣。

大媳婦疑惑說：

「誰在門外哭泣，哭得那麼傷心？」

二媳婦揚頭說：

「管他呢，我們做家事要緊。」

那淒慘的哭泣，直到黃昏，斷斷續續，依舊時有可聞。

大媳婦實在忍耐不住，便打開門望出去。

一個長得白白淨淨的中年婦人，就在門口不遠處哭個不停。

大媳婦上前問說：

「這位媽媽，妳是那裏人？爲何哭得這麼傷心？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中年婦人掩面哭泣說：

「唉！我是個苦命人，一向在鄉下過活，老伴死了，只有一個兒子，一個媳婦，媳婦身子不好，長年生病，兒子又不孝，動不動就罵我，不給我飯吃，我實在忍耐不下，便同我哥哥相約，一起到縣裏去告兒子一狀，哥哥叫我先走，他隨後就來，誰知道……。」

中年婦人說到這裏，更加傷心的哭起來。

大媳婦勉強勸住她：

「別哭，別哭，有話好商量，妳千萬不要哭壞身子。」

中年婦人吸了一口氣，繼續說：

「我在這兒等了一整天，哥哥還不來，雨又下得大，回家去，怕兒子媳婦譏笑，不回去，我又能上那兒呢？我真是苦命啊！」

說着說着，哭得更加悲切。

大媳婦二媳婦同情她的遭遇，便說：

「既然這樣，妳就到我們家坐一坐，等他來就是。」

二個人一左一右，把中年婦人扶進屋裏坐下。

「這位媽媽，請妳坐一坐，等雨停了再回去。」大媳婦殷勤的留住她。

二媳婦勸她說：

「兒子媳婦都是自己人，有什麼不對，說說就算了，不要輕易動官府，免得傷了和氣，讓人

家笑話。」

中年婦人無限感激說：

「是，謝謝姑們二位，我就在這兒等一等，等我哥哥來了再說。」

天色漸漸黑暗，中年婦人擔憂說：

「我哥哥不來，怎麼辦？」

「這位媽媽，妳就在我們家住下吧，粗茶淡飯，住個幾天。費不了什麼的。」

「只是……打攪你們，真不好意思。」

中年婦人既然打算住下來，便挽起袖子，到灶下去燒火，打水煮飯。

她的手腳又快又俐落，做起事來十分賣力，大媳婦二媳婦見了，不好意思說：

「這位媽媽，妳請歇歇，讓我們來吧。」

婦人笑着說：

「我在家裏做慣了，不做，反而不自在。」

是夜，婦人侍候媳婦倆睡了，她自己方才去睡。

第二天早上。

媳婦倆睡醒過來，婦人已經把家料理得妥妥當當，吃的用的，要什麼有什麼，二個人不免十分得意。

大媳婦說：

「那個媽媽手脚又靈活，又勤快，既然她兒子不容，我們乾脆把她留下來。」

「是呀，公公不是常說要續弦嗎？等公公回來，我們勸他娶這位媽媽。」

二個人主意打定，便對中年婦人十分殷勤。

不久，厖老頭和他二個兒子回來了。

媳婦倆爭着說：

「公公，這位媽媽真可憐，沒有老伴，兒子又不孝，她是個無家可歸的人呢。」

「這位媽媽性情真好，又溫和，又勤快，我們將她留下來吧。」

厖老頭對媳婦們的意見，沒有異議，點點頭，便自個進去休息。

媳婦們見公公進去了，便把丈夫拉過一邊，暗暗商議說：

「我們女人不好說話，你們做兒子的，去勸勸公公，納了她吧。」

二個兒子果真的把媳婦的話，拿來告訴厝老頭。

厝老頭嘴裏說：

「不知她是什麼來歷，怎好如此草率？過一陣子再說吧。」

私下却很喜歡婦人，見她白白淨淨的，晚年得此良伴，於願已足。

數天後，厝老頭已經和婦人勾搭上，媳婦們看在眼裏，對丈夫說：

「公公既然要續弦，這位媽媽正合適，省得又去別處探尋，花費銀子。」

兒子們見父親對中年婦人有意，便去勸他續弦。

媳婦們對婦人說：

「媽媽，妳到我們家來，已有數天，既然大家有緣，乾脆留下來，和我公公作個伴吧。」

。」

一對老人，在年輕人勸勸說說下，半羞半喜的成了親，一家人擺了桌酒席，歡歡喜喜的吃了幾杯，便算成事。

這天。

兩個男人，找到厝家來。

一個說：

「我是來找妹妹的。」

一個說：

「我是來找媽媽的。」

廬老頭新婚的妻子走出來，她親生的兒子，立即跪下來，要求原諒。

她的哥哥在旁勸說：

「妹子，不要生氣了，兒子終歸是兒子，原諒他這一次吧。」

婦人怒氣衝天說：

「他還認我這個老娘嗎？他眼中若有我的存在，就不會這樣折磨我，叫我有家歸不得。」

廬老頭從旁勸說：

「娘子，既然他老遠尋來，妳就別生氣，原諒他吧。」

兒子連連磕頭說：

「娘，我向妳請罪，請妳跟我回去，我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孝敬妳。」

「我不要吃你孝敬，我在這兒喝口湯也是安樂的，跟你回去受罪幹麼？」

兒子聽她這麼說了，心中就明白了，母親已經改嫁廬老頭。

廬老頭吩咐兩個媳婦說：

「妳倆去準備酒菜，請這位兄弟和舅爺喝一杯。」

婦人的兒子跪拜下去說：

「既然你是我的繼父，請受我一拜。」

酒菜很快準備好，大家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頓，便各自別去。

自此以後，婦人的兒子，偶而到廬家走動走動，一則探望母親，二則表示親情存在。有一天，婦人的兒子來說：

「娘，明天是妳的孫子下聘日，請爹娘和兄嫂一同回去吃喜酒。」

婦人回答說：

「兩位娘子怎好隨便到我們家去？我和你爹和兩位哥哥回去就是。」

「是，請爹娘、和兩位哥哥一定過來。」

第二天，廬老頭夫婦帶着兩個兒子，一同過去吃喜酒。

過了一個多月，婦人的孫子要結婚了，兒子又到廬家邀請。

兒子說：

「娘，妳的孫子要結婚了，這一次，請闔家光臨。」

廬家兩媳婦巴不得到婆婆家去看個究竟，便說：

「好，好，上次沒有去，真遺憾。」

於是，她們換了盛裝，濃粧艷抹的，隨同公公婆婆和丈夫，一起回婆婆家去。

婆婆的媳婦出來接客，那是一個瘦瘦黃黃，看起來有病的婦人。

迎親的時候，婦人的兒子說：

「娘，請妳和二位大嫂一起去迎親。」

婦人說：

「你的妻子，如今做了婆婆，叫她去就是了，何必勞動二位嫂嫂。」

兒子却說：

「娘，通常迎親，女眷都要去的。」

婦人點點頭說：

「這也對，只是……。」

扈家兩個媳婦，巴不得跟過去看熱鬧，便說：

「婆婆，方便的話，我們兩個是真想去看看。」

婦人說：

「那真好，有妳們兩個壯聲勢，的確好多啦。」

於是，婦人帶着自家瘦黃的媳婦，和扈家兩個濃粧艷抹，姿色不凡的媳婦，乘坐一隻小船走

了。

過了好久，扈老頭不見她們回來，坐立不安說：

「奇怪，她們怎去那麼久？」

婦人的兒子站起來說：

「是啊！新娘的家，就在河對岸，怎麼——我去看看。」

說着，獨自乘坐一條船走了。

又過了好大一會，穿新郎服的孫子，也說：

「公公，請稍坐，我到大門口看看去。」

新郎搖搖擺擺走出大門，便不再回來。

廬老頭和二個兒子，在大廳呆坐。

中午已過，眼看黃昏來到，三個人又餓又累，兒子便說：

「爹，我們到廚房看看有沒有吃的。」

來到廚房一看，清灰冷火，根本不像辦喜事的樣子。

兒子們心下覺得不對勁，趕快退回大廳，對廬老頭說：

「爹，事情有些不對。」

「什麼不對？」

兒子沒有回答，闖進房裏一看，房裏空蕩蕩的，什麼衣物棉被之類的東西，通通沒有，根本不像有人居住的樣子。

天色已暗，他們父子三個人，如同熱鍋裏的螞蟥，急得團團轉，連忙去敲鄰居的門。

「請問，那一家人到那兒去了？」

鄰居搖搖頭說：

「不知道。」

「那……那這房子是誰的？」

「是城裏楊衙裏的，數月前，有一家人租下來住，不曉得是做什麼的，既然你們和他們是親戚，爲何不知他們底細？」

鄰居把扈老頭父子問得啞口無言。

一連問了好幾家，回答都是一樣，沒有人知道婦人全家，究竟是何來歷。

幾個有見識的人說：

「你們一定遇上大騙子，把你們家媳婦騙走了。」

扈老頭父子三個人，如同喪家之犬，四處尋找他們的媳婦，可是，那有她們的踪跡？

原先，扈老頭娶了個白淨的婆娘，以爲檢到了便宜，誰知道貪小便宜，因小失大，反而丟了

一個年輕美麗的媳婦！

神奇相術

明朝永樂皇帝時代，有個袁忠徹，職司尙寶司丞，人稱袁尙寶。

袁尙寶從父親那兒，學得神奇相術，不論何人何事，經他指點，百靈百驗，因此，京師裏的王公貴族，無不與他相處密切，求他指點迷津的。

當時，王部郎家中，經常有人生病，全家意志消沈，不太快活。這天。

袁尙寶到王部郎家中拜訪，見他神色不好，便說：

「老先生氣色不好，家人一定不寧，不過，照你的氣色看來，這不是天生成的，而是有外來妨礙，應該可以避免。」

王部郎忙說：

「你說得對，我正因為家人身體不適發愁呢，怎麼迴避？你快告訴我。」

他們說話時，一個家丁捧着茶盤進來奉茶。

袁尙寶看了家丁一眼，吃驚說：

「原來如此！」

待會兒吃過茶，家丁接過茶杯進去了，袁尙寶低聲問：

「方才奉茶的人，叫什麼名字？」

王部郎說：

「問他做什麼？」

「使府上家眷不安寧的，就是他。」

王部郎哦了一聲說：

「他姓鄭，叫興兒，來這兒不滿一年，老老實實的，工作又勤快，你怎麼說是他使我家不安寧呢？」

「鄭興兒會妨礙主人家的安寧，如果留他超過一年，不只不安寧，甚至有損人口。」

王部郎半信半疑，仔細一想，家人身體不適，的確是近年來的事，便說：

「既然如此，我只好打發他走了。」

袁尙寶告辭回去，王部郎便把他的話，轉告夫人。

夫人最相信這種說法，縱然王部郎不十分相信，夫人已深信不疑，非要把鄭興兒打發走不可。王部郎只得把興兒叫來說：

「你自己求發展去吧。」

興兒吃驚問說：